

初恋

大一的上学期，我就在跳课、约会和歌舞中度过。当时的中山北路有一家经常高朋满座的 Cafe Columbia，形式像是昔日的沙龙，座上客多半是画家、诗人和玩音乐的大学生。

某天晚上我坐在咖啡屋里面向楼梯的位置，一抬头看到一名西方男子正走上楼来。如果以偷窥的方式形容他的长相，你可以说他有点像大一号的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但是气质显得深沉多了。他的脸孔窄长而英俊，眼神习惯性地需要闪躲，不知为什么我顷刻间便生起一股想要安慰他的欲望。他相当自觉地走上楼来，带点不安地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了下来。他不停地抽烟，又一再地把烟放在没有烟灰缸的桌面，桌面有些倾斜，那支烟顺着斜度滚到了桌边，我用食指轻轻地吧烟挡住，他这才看见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熊掌鞋的我。我想他一定比我年长许多，看起来已经有些社会经验了。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做 Don，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

表演结束后他和诗人歌手杨弦用英文交谈甚欢，我没什么机会打岔。十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的宵禁时间已经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有点不解地问道：“你这个年龄竟然还要遵守宵禁？”我笑着告诉他说：“如果我不回去，很快就会变成南瓜。”他邀请我和杨弦周末到他龙江街的住处一同玩即兴音乐。

周末我如期赴约，他替我开门时我看见他上身穿了一件砖红色的紧身背心，下



名人传记

胡因梦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的直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身是条卡其裤，我站在门框上和他打招呼时发现他个子很高，手臂的肌肉强而有力。我把他从门框上抱了下来，我问他有多少厘米高，他说一八三；父亲的身高是六英尺，他比父亲还高了一英寸。他领我走进他的房间，杨弦已经在座，说真的，我当时多么希望杨弦能立刻消失，不过我仍然戴上了友善的面具，坐在地毯上听他们玩音乐。我毫不闪避地盯着他看，他则偶尔抬起头来害羞地瞄

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去玩他的吉他，吹他的迷你口琴。

好不容易他们结束了即兴演出，杨弦有事先行离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奇怪的是，我和他独处时竟然觉得整个神经系统都松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派驻在东南亚的外交官，他从小跟着父亲迁来迁去，好不容易在吉隆坡交了一些朋友，不久又要迁往陌生的新加坡。他是犹太与爱尔兰混血儿，既有犹太人的深沉与敏感，又有爱尔兰人的豁达，不过犹太的成分更大一些。他说他上爱荷华大学时是聂华苓的学生，很喜欢中国文化与禅；二十七岁的他最大的志愿是成为真正杰出的作家。介绍过自己之后，他开始询问起一些有关我的背景，我简单描述了一下家里的情况，他起身说他晚上还要上课，改天再打电话给我。我身上的汗毛全体竖立地等候了三天，三天后他终于打电话到家里邀我去看电影，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一个星期见面两次。

Don 有一股哀伤而敏感的诗人气质，被动、寡言之中带着一份自保的警觉性。一向有点霸道的我，只有这样柔软的劲道能使我臣服。一个月后我无意中在他的抽屉里翻到一封情书，我的直觉没错，他确实对我隐瞒了一些心事。

那天，他很诚实地告诉我，他已经有一位中国女友，是从美国学校毕业的学生，现已赴美念书，他们仍然有书信往来，可他不确知自己是否愿意进入定局。我的占有欲像八爪鱼般从蜷曲的状态开始向外伸张，我要求他和女友做个了断，否则我就要自行退出。他后来果真写信给伊蒂，正式结束了这段关系。

麦克阿瑟的新闻报道

按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将军的说法，此时此刻的麦克阿瑟，已完全进入了“思维盲区”。

自 10 月 25 日以来，“联合国军”已陆陆续续抓到了不少俘虏。这些人不懂朝鲜语也不懂日语，一问就问出是中国人。而且从两水洞逃回来的韩军官兵们都说，他们遇到的中共军队最大兵力是师一级。按理，这已经足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军队已经出兵朝鲜。

可麦克阿瑟那个低能弱智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仍然睁着眼睛说中国的干预是潜在的，而非现实。而且，就算中国人已在朝鲜，也不必大惊小怪。麦克阿瑟也认为中国人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

早在 11 月 4 日，西线撤过清川江的“联合国军”的头又往前一探一探的时候，彭德怀就看出来了，虽然挨了一顿板子，但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边前进的意图仍然很执着。他压根儿就没有醒过神儿来。

“联合国军”虽经志愿军严重打击，但主力未被击破，对志愿军的真正实力仍处在朦胧之中，对自己的空中威力还十分迷信，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意图。既如此，我们何不满足人家这个愿望，把他放进来，再创造一次各个击破打大歼灭战的机会呢？

这时的麦克阿瑟，的确呈现出典型的弱智临床症状。

东京、伦敦、华盛顿的报纸和广播，都在为麦克阿瑟大吹大擂，对于“联合国军”的进止位置，他们每天都有详细的新闻报道。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大军统帅像他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这样，把自己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暴露给对手。北京总参谋部和大榆洞作战室的参谋们，只需从每天的广播中，就可以知道“联合国军”如今大致的位置和进展情况。

“我左翼部队第八集团军部队的强大攻势不可阻挡，”“联合国军”总司令对着记者们作出英雄豪迈状，“任何抵抗都将是软弱而无希望的；我的右翼部队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在强大的海空部队配合下，将会处于非常有利

的地位。左右两翼在鸭绿江江边的会合，从实际意义上说，那就是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请问将军阁下，你是否确切地知道目前有多少中国军队在朝鲜？”记者们问道。

“3 万正规军和 3 万志愿军。”麦克阿瑟毫不犹豫地冲口而出，“而且这些部队已遭到我空中优势的巨大打击，战斗力微不足道。”这完全是这个 70 岁老顽童的即兴发挥，甚至连威洛比这样编制数据的老手，也没有向他提供过这样准确区分过的情报。

就在麦克阿瑟在作这番即兴发挥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部队 6 个军 23 万余人，已分别转移至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及宁边以北地区，完成战役展开，对冒进的美第八集团军 13 万敌军形成 1.76 倍的兵力优势；而东线第九兵团 3 个军 15 万余人已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由辑安、临江入朝。他们在“联合国军”昼夜不停地实施空中侦察轰炸的情况下，秘密隐蔽地进入朝鲜东部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盖马高原，接替第四十二军，完成战役集结，全力担任东线作战任务，对当面的 9 万“联合国军”形成 1.66 倍的兵力优势。

第九兵团在秘密机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素养，15 万人的大军开进，竟完全未被敌空中侦察发现，堪称现代战争伪装史上的一大杰作，以致后来被对手尊为奇迹。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部队已达 9 个军 30 个师 38 万余人。这是麦克阿瑟所说 3 万人的 12 倍。你说麦克阿瑟的弱智还有没有救？

彭德怀觉得该出手了。

该不该出六万

何建国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爹的呼噜声响起，才开始跟小西说。他怕万一说了后——不，不会是万一，是肯定——小西会跟他吵，到时夹在父亲和妻子中间的那个场面，他都不敢想。何建国是这样开的头：“跟你说个事吧小西，”这时他明显感到小西身体一下子绷紧

了，但还得硬着头皮说下去，“我爹说，想给我们盖房子。”“盖房子？给我们？”小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建国搂着她脖子的手加了点儿力，告诉她是真的。小西追问：“在哪里盖？在你们村？……太好了！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也有两处房子了，忙时住城里，闲时住农村……”

不能再让她误会下去了，希望越大打击越大。何建国咬了咬牙，一不做二不休直奔主题：“小西，盖房子需要我们出钱！”

小西这才恍然大悟，才又一次痛彻体会到何为白日做梦。当得知总共需要八万块钱让他们出六万时，她生气了。“跟你爸说，那房我们不要了！”何建国沉默，意思是，该说的他都说了，没用。“不要也不行！凭什么呀？我们北京有工作有家，闲着没事跑你们农村盖什么房呀？吃饱了撑的啊！给一大家子人盖的房子，总共八万块钱我们就得出六万，纯粹是敲诈！”

“他们也是好心，愿意老了的时候跟儿女们住在一块儿……”何建国为父亲辩解，自己都觉着没有底气，“况且，为我上大学，他们花了不少钱。从我上大学离开家后，家里一直是我哥我嫂子照顾……”

这些话顾小西听了不下

都市小说

王海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性格开朗直爽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入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一万遍。是啊是啊，当年投入了，现在就得要产出了。好吧，既然是算账，那就好好算清楚。“何建国你给我听着，你上大学的钱，现在早就超额还给他们了。从你刚开始工作，月月给他们钱，还给他们买东西，查查看，你们家哪个带‘电’字儿的东西不是我们买的？电话都是我们给装的！”何建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听她数落。小西恨道：“去，跟你爹说，说实话，说你挣的并不多，很有限，说你也需要钱，你也很困难！你

现在还欠着银行的几十万贷款没有还！”

何建国只是不动，小西心里一阵悲哀，显然她指望不上他，这一切最终还是得她来出面收拾。于是她起身，下床。何建国以为她要上厕所或喝什么水的，没在意；直到看到她往身上套衣服时才一下子反应过来她要干什么，慌得从床上跳起来去拦她。小西使劲推他。“你不跟我去跟他说！我宁肯当恶人，也不做穷人！”

“小西小西小西！”何建国紧紧抱住她，“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小西这才一下子不动了，片刻后，流泪了。何建国心头不由得一阵悸痛，下巴轻轻放在妻子蓬乱的头发上声音低低地道：“我跟我爹谈小西，你别着急。啊，别着急……”

小西仰起满面泪水的脸，食指在丈夫明显憔悴了的脸上轻轻滑过，流着眼泪喃喃：“建国，你现在是个还没有长成的萝卜啊，他们还这么急着吃你的缨子，萝卜可就没有了啊……”

次日下午，小西约着陈蓝老师去了位于京西万柳的“大取舍”。“大取舍”是一家高档茶社，顾小西准备和陈蓝好好谈谈书名的事。《我被包养的三年》征订是七万，而书名《人比黄花》却只有五千。她要和陈蓝谈谈这中间的利害关系。顾小西现在，太太太需要钱了。

昨天晚上，何建国答应她，他跟他爹谈。但是，能不能谈得通呢？要是谈不通，怎么办呢？她能为了六万块钱，就跟何建国离婚吗？别看问题多，核心就一个字，钱。如果有钱，那些问题还算问题吗？

多出了两个自己

我清楚地记得见到叶浅翠那日，是初秋某个晌午，天气好得叫人想犯罪。

那时，我是一名心理系二年级研究生，主修恐惧焦虑症，评估和帮助因为生活中遭遇不幸事件受到伤害的人们。基本我没有闲暇时光，除了学习、实验，其他课余时间我都会待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中心全名为：四川大学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这个名字听起来土了吧唧的，是我取的，无他，只是应景。在办公室的窗外有一排向日葵，大叶婆娑。

叶浅翠来的那天，一个纤细的身影在向日葵花丛后一闪，我无来由地抬起头来，视线正好捕捉到她俏丽的身影。我肆无忌惮地欣赏着她行云流水的步伐，忽然意识到她的目的地是向日葵办公室，顿时慌了手脚。我手忙脚乱地把桌子收拾一番，有些结巴地说：“你……你是来向日葵办公室的吗？”

“本来是是的。听说有位罗教授……”她打量着我，“想来你不是。”

我连忙说：“我是他的学生，罗教授很少来，我是心理系二年级的研究生。我叫陆林。”

她微微眯着眼睛凝视着我，迟疑不定。看得出来，她有倾诉的渴望。我又搬了椅子，又是倒水，再坐定时，方才的局促不安已消了大半。

她与我隔着桌子对坐着，微微一笑，嘴角抿出好看的弧形，“我叫叶浅翠，大一新生。”

我好奇地问：“你找罗教授有什么事吗？”

她深深地凝视着我，似乎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心的心理学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智。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掂量我是否值得信赖的人，半晌她才接着说了下去。

她说，那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暑假里，离现在也就是一个多月。高考结束了，录取通知书也收到了，她卸下身上的重负，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平凉旅游。

叶浅翠一行六人在平凉玩得十分开心，第三天决定去爬山。那山名叫莲花，据说是因为山顶有天池，一池碧水里长年盛放着粉色的莲花，故而得名。那天是 7 月 15 日，大家在山顶烧烤东西，吃完又东

逛西逛了一圈，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下山的路绕来绕去，走到黄昏时，还在半山腰，而且开始起雾了。

这雾来得毫无预兆。六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雾气漫了过来，顷刻便觉住身前后，视野受阻，只可以看到前后同伴隐约的影子。当时戴磊——这次旅游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说了一句话：“这雾来得好诡异。”他叮嘱大家手牵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宁肯走得慢，也不要失散了。

走着，走着，叶浅翠觉得有些不对劲。尽管她看不清楚，但依然能感觉出来，这不是下山的路，好像是平行地往山的深处走去。一股冷气从脚底沿着脊背窜到全身。叶浅翠颤抖着声音喊戴磊、黄忆秋、席红、刘在宏、杜乔林。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前面的人依然牵着她向前，后面的人依然被她牵着。

终于，她忍不住了，大叫一声：“你们到底是谁？要带我去哪里？”依然没有人回答她。周围一片死寂，令人不安。叶浅翠一咬牙，使劲地拉前面的手。前面那人毫无阻力地被拉到了她的面前，近在咫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看见的是自己！就好像面前放着一面镜子，将叶浅翠映了出来一样。可是那时，两人的手还是拉在一起的。

叶浅翠松开了手，后退了一步。这一退便撞到了后面的杜乔林身上。她慌张回头，正好对上他的脸。后面的人根本不是杜乔林，却又是另一个自己，露出惊恐万分的神色，盯着叶浅翠。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诡异感觉。站在两个自己中间，叶浅翠呆呆地立了一分钟，终于忍无可忍，大叫一声。